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講義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鄭啟緒

毛詩講義卷六

宋　林岊　撰

小雅二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

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宛彼鳴鳩其羽之飛未必戾至于天而有高飛及天
之志人當自勉也我心憂傷念昔創業之先人其在
文武故明發不寐而懷思之也人之齊正聖哲者飲
酒則温恭自持以勝其偏愚者不知此一醉則日增
其甚天之將亡我國家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再至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力采者則得之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教誨爾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視彼脊令則飛則鳴不有止息我日斯邁而月斯征不可失時所宜夙夜汲汲勉勵無辱于先王也交交桑雜也交交桑扈宜竊脂也而率場啄粟失其性矣哀我人斯塡盡窮寡乃安于岸獄之爭訟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粟以卜自何能善乎温温和柔之恭人如集于木恐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

隕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陷也皆憂危自儆之辭
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
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
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
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
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

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弁樂也樂彼鸒之為鳥出食在野其羣飛而歸提提

然鸒一名卑居雅烏也郭璞曰江東呼鵯烏又曰鵯鶋物則自得然爾民亦莫不皆善我獨罹此乎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自責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乎踧踧平易之周道鞠窮為茂盛之草我心憂傷國之荒敗而將亡思焉如物之擣心假寐之間亦復永嘆惟憂用老憂之深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父母之所植不敢不敬況于父母無不瞻依我之不見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

離麗也毛皮毛裏心腹也歲時日月星辰為六物又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我辰安所值也菀彼柳斯鳴蜩嘒嘒其聲灌然深淵旁生萑葦太子為王所不容曾不若是而若彼舟流無制之者不知所至不遑假寐其禍亟矣鹿之奔宜疾而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尚求其雌而父子之恩曷為不然哉譬彼壞瘣之木疾用無枝曷庇本根乎心之憂矣寧莫我知也爾雅註符蔞𤰈傴内疾瘣磊視彼兎之見迫逐而投

人尚或先之使得避者行有死人尚或埋藏之者君子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君子信讒如賓主之旅酬君子之不愛其子則亦不安舒而究察之故也伐木則掎其巔不欲妄踣之析薪則隨其理不欲妄挫之王之以讒逐子曾伐木析薪之不如乎舍彼有罪譖讒者也余之佗矣謂見逐也莫高非山莫深非泉君子無輕由言耳屬于垣者左右觀望而益生讒譖耳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言太子之顧其家猶漁

者之護其笱我為人子而其躬不見察于父豈遑恤我後哉不察子之躬必不恤子之後太子之傅所以憂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奕奕寢廟君子

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遠遠大哉昊天為我父母無罪無辜而亂如此大乎天乎已甚威怒矣余實謹畏而無辜亂之初生不信之言王實容之亂之又生則係乎君子信之矣君子

如怒讒人乎庶亂之疾止君子如福善人乎庶亂之疾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邦國有疑周官許其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王無故與諸侯盟諸侯自與列國盟皆非也而又屢盟焉滋以長亂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者伺隙抵巇以罔善良即穿窬之類盜言甚甘使人不厭亂之所以進也之人也匪其能共王之職祇為王病而已奕奕寢廟君子之所興秩秩大猷聖人之所定而讒人之言獨覆宗社變經常故詩

人疾之曰他人有心我則忖度矣彼不欲治而欲亂也我知其心如彼躍躍毚兎遇犬則獲之無所逃矣荏染柔木君子之所植不可傷也往來行路之言心安足數之乎護善當如護木拒讒當如不記行路之言也蛇蛇然舒遲安閑之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巧而可聽如笙簧之音其心無耻其顔則厚矣則又斥讒人而惡之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無拳力無勁勇主為亂階既脚骭有微疾而足踿有尰

之疾其勇何能哉為誅將大而衆多以陷君子爾居之徒亦幾何哉言其易制而王不知去之也子産去惡疾者曰無助天為虐子産數而戮之小人之得疾非不幸也正當因天意而剗伐之耳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刺暴公之譖已而先言其從暴公者疾其黨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懷反側不自安于其心而不見蘇

公焉故蘇公極言其情狀以刺之也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梁魚梁或曰梁橋也在蘇國之門外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乎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之相好不如今云不我可乎疑之也彼何人斯胡逝我陳堂下至門之徑也聞其聲不見其身有所歉也不愧于人大無信也不畏于天不知命也彼何人斯其讒言如暴起之風不南不北而遼使我值胡逝我梁秖亂我心逝梁有發

筍之疑蓋託辭也爾之不我見安行乎則未嘗遑舍急行乎則何暇于脂車壹者之來亦何病乎爾還而入我心平易而無疑也還而不入其譖不譖難知也壹者之來當使我安也伯仲相親壎箎相應昔日之情也及爾如物之在貫俱為王臣勢相次比諒不知我之心而譖我爾知則不譖也出此三物犬豕雞以詛于神庶其無疑乎為鬼魅為射影之狐則不可得見有靦面目視人無窮而欲不見我何所逃於天地

閒乎為此好歌以極反側者忠厚之情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之文有如餘泉者如餘蚳者文采黄白甚衆譖人集人之過以成人之罪猶集采色而成文錦也彼譖人者亦已大甚矣哆侈而張箕非箕也以張大其口而名星曰箕云我無其實彼則萋斐張大以成之誰適與謀怪其巧也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爾謀欲譖人也謹爾言矣人將有時而不信爾矣捷捷猶緝緝幡幡猶翩翩王始而聽汝之譖人又將譖汝則其禍人者還而禍已矣驕人譖行

而得意勞人遇讒而失度天乎察彼而憫此乎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再言深嫉之也取之畀豺虎與夫寒涼不毛之地不食不受言人物所惡天地所不容也投畀有昊欲天制其罪也楊園之道猗于畒丘或即讒人之所居而疾指之也孟子者寺人之字自言其字直已以刺之也凡百君子敬而聽之無信讒人之言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然和調之東風風雨相感猶朋友之相須也奈何恐懼之時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頽風之焚輪者焚輪謂之頽扶揺謂之猋頽廻風從上而下猋廻風從下而上東風廻風相遇相扶猶朋友也奈何恐懼則寘我于懷安樂則棄我如遺乎東風之在

山巔所被者廣草木殘矣然草亦有時而死木亦有時而萎物於天地豈可以忘其生生之德而思其摧落以為怨乎李白詩曰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于秋風余為更之曰草當謝榮木不怨落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蓼而長大非莪則蒿天地生育草木茂盛如此父母生我劬勞猶天地也蓼蓼而長大非莪則蔚天地生育草木茂盛如此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亦猶是也

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窮獨而生困于行役不得終養而父母亡沒我之猶言猶食不如死

之久矣無父我何所依怙無母我何所倚恃出則銜無窮之憂入則無所歸投也父兮生我母兮養我養我而拊循我畜我而覆育我去之而旋視我又反覆而顧不能捨我出入腹厚懐抱乎我欲報之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報也南山烈烈而可畏飄風發發而中人政之暴也民莫不善我獨何害而如此他人未必俱得終養怨者之詞也律律崒嵂也弗弗猶發發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簋盛稻粱簋盛黍稷飱言孰食也有滿其簋有長其匕匕所以載鼎實赤心之木為之其長三尺凶桑吉棘祭祀享食體解其肉之胖既大載之以匕出于鼎升于俎也砥礪石之平也矢言其直也周之盛時政

令平直而賦役均凡在上君子所履在下小人所瞻故天下富足而諸侯無怨今則不然我所以睠言顧之潸焉出涕也小東大東自周視諸侯皆東也以一人之欲而天下不足于供億故有杼柚其空之嘆杼感緯器柚卷織者糾糾葛屨以之履霜見其窮乏矣佻佻輕薄貴驕之貌公子不宜服役而行彼道路見其勞苦矣奔走往來使我心病洌然而寒者側出之氿泉無浸我已穫之薪恐其腐也契契然憂傷而寤

歎哀我勞人已穫之薪可載而之他無使浸也哀我勞人可息而安無使病也侯國之人主于勞役而不見其勞來謂之勤西周之人方鮮盛衣服以相誇撩舟之賤或衣熊羆之裘皂隸之屬或充百僚之用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供饋不均或以其酒或不以其漿或致鞙鞙琫玉之佩或不以其長璲一曰係璲來組連結者維天有漢則亦光監我乎跂頗也去智切頭不正也視彼織女自卯至酉一辰一移其能助我

乎雖則七襄不能反報以成章使我杼柚安所出也睆彼牽牛之星徒有其名不能駕大車之箱使我轉輸何所從也雖有長庚啓明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功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使我供億何所仰也啓明金星長庚水星或曰皆金星也啓明也長庚也天畢也載施之行列而已維南有箕則不可以簸揚糠粃徒翕其舌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潤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七星四為斗三為柄但垂

而下揭耳西揭指秋斂而言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自夏時而言之四月夏之始六月火星中而暑退則為徂暑矣我之遭禍亂而困征役曾不得息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若此也秋日凄凄百卉皆病我遭亂離之病於何所適歸乎冬日栗烈飄風發發而疾民莫不善我獨何害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更歴天時皆嘆禍亂之慘不言春見春者天之所為而王不能承天以從事也山有嘉卉維栗維梅山猶有所嘉植也今王暴而剥下使民多廢為殘賊莫知其尤過

王其忍之乎視彼泉水則清則濁我日遇禍無有或清之時曷云能善乎滔滔江漢南國之大水是綱紀也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今也盡瘁以仕王其不我有哉禍無所逃使爲鶥鳶乎則高能至天矣鱣鮪乎則潛逃于淵矣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草木得其所也人之不如君子爲詩所以想其良苦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
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
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
劬勞或棲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
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登高望遠感物傷時
也偕偕士子俱從王事朝夕之間欲其無不堅固故
勞而不得休息久而不歸憂勞我父母之懐也大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之役使不均使我從事獨賢勞也四牡彭彭然不得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嘉鮮皆善也葢國家之意善我之未老而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强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或燕燕居息以下言不均也燕燕安息盡力勞瘁以從國事不知外之叫號深居安逸也鞅掌煩勞之狀出入風議以言語勝者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牛車也將之則塵汚人比小人也我其無思此百憂乎思之祇自病也悔所比之非人而憂之將及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光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雝蔽也重猶累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明明乎上天照臨我下土我征徂西至于遠荒之野

建卯之朔西征至于歲暮載歴寒暑而未歸心之憂

矣其毒大苦念彼溫恭之人則臣當盡力于王事故

但涕零而如雨豈不懷歸畏罹罪網也昔我之往日

月方除陳而生新何時言還乎而歲巳暮矣念我身

獨而事衆我心之憂勞而不得暇念彼共人睠睠然

情懷反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耳日月方奥奥煖也

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暮采蕭

為祭禯菽為備之時而不得歸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所謂悔仕于亂世也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能安寢

于内也畏此反覆王政之險側不可知嗟爾君子以

下則不敢怨而反以正之辭也勞苦之餘更相勉曰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而安息靖共爾位所謂共人也

靜共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祐之矣何必去哉

式用穀禄也介景皆大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懐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鍾將將聲之大也淮水湯湯流連之所也聞樂而憂則王之感人心者異於靈臺於樂辟雍於論鼓鍾矣善人君子之與民同樂者我懷思之信不能忘也鼓鍾猶鼓瑟也喈喈猶將將也湝湝水流也其德不回不回邪也鼛鼓大鼓長丈二尺鼓人文皐鼓尋有四

尺韗人文皐與鼛同以鼓役事水中可居曰洲妯動也不猶者其德不若此也欽欽鐘聲也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琴瑟在堂鼓鐘在下東方生位故謂其磬爲笙磬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鎛可知或曰笙以匏爲之列十三管匏中笙筦有簧磬以石爲之雅二雅之可歌南二南之可歌也籥者文舞所執如笛季札見舞象箾南籥是

其類也毛曰舞四夷之樂東夷曰昧南夷曰南亦曰任西夷曰株離北夷曰禁以為籥舞鄭曰雅萬舞也周樂尚武謂萬舞為雅爾雅疏雅琵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常用十九弦頌琵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廣雅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同音言其四縣皆和不僭言其不僭亂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茨蒺藜楚楚茨棘抽條而發自昔此地何為哉乃我埶黍稷之地也自此以下皆言黍稷成而祭祀饗之事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皆蕃廡也倉之盈不可數計

露積之庾以億計甚言其多以為酒食以享祀其先祖以妥以侑安尸也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奥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天子諸侯之祭延尸于戸外薦熟乃延主于室之奥尸來升席自北方升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也少牢饋食之節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而拜侑尸又三飯以介景福福者百

順之名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絜爾牛羊在滌而芻之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或剥解其皮或烹飪之或剔其骨體而陳之牙升之俎或奉持而進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平生門内之旁待賔客之處此正祭時求之陰也若繹祭于明日則索祭于祊乃廟門外之祊與此不同祀事孔明祀禮甚明也先祖是皇大之也神保是饗歆之也孝孫有慶謂天子也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皆祭而獲佑之辭也執爨饗以煮

肉麋爨以煮米者踖踖有容載牲體于俎甚大謂之
薦熟也或燔肉或炙肝朝事之時取膟膋燎于爐炭
薦熟以炙肉從獻以炙肝歟君婦之后莫莫然清静
而敬謹為豆薦則甚多非直以之薦神又備為繹而
賓敬其尸及為賓客所用其賓客于祭日獻醻旅而
交錯蓋與尸為酢禮儀盡依法度笑語率獲其時神
保是來報以介大之福萬年之壽也酢報也正祭先
薦豆然後獻繹祭先獻後薦豆豆實葅醢先祭預備

有百日而成者天子之庶羞百有二十品大夫賓尸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三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内羞右陰也庶羞左陽也獻酬者孔頴達鄭云凡主人酌賓為獻賓旣酢主人主人又飲酌賓曰酬至旅而爵交錯以徧鄭箋行葦云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

客容受而奠之不舉也我孔熯矣式禮莫愆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苾絜故報爾以福禄使其來如期其多如法爾奉其祭祀整齊極疾誠正謹固故錫爾中和之福至于時萬時億之多也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其類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祭祀畢矣孝孫往位堂下西面

位也工祝致告告利成也神具醉止如見之也皇尸則起鳴鼓鍾以送尸謂奏肆夏鄭氏曰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謖起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膳夫諸宰之屬君婦徹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祭祀畢歸賔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賔客親骨肉少牢禮祝執其俎以出賔俎也特牲曰祝命徹俎豆籩設于東序留燕同姓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
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
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一章信彼南山之野周京于鎬南距于山其田廣也

維禹治水水土之平九州皆有丘甸之法而周人獨指所據而言之畇畇然高原下隰之墾辟乃周家后稷之子孫所以廣五服為九服踐禹之功物土之宜而布田疇之利也或南或東其畝順地及水之所趨也乘𣢾甸音同二章言上天將雪而同雲一色雰雰之雪益之以小雨之霢霂冬春之交潤澤饒洽優渥文作渥生我百穀詩人之于田事或舉天時或舉地利或舉人事此言時和之義也三章言黍稷之𥞊彊

場翼翼而閒整場畔也黍稷彧彧而茂盛曾孫之穡
斂穫之者以為酒食畀予我尸賓謂獻熟食并酌齊
獻尸尸因酌以酢助祭之賓并祭畢燕同姓于燕寢
亦謂之賓也壽考萬年祭而獲福之義也四章言備
物之祭田中有廬以便田事畔上種瓜剝削淹漬為
菹瓜之新熟獻于天子乃為菹以供祭祀貴四時之
異物以順孝子之心皇祖宜之則所謂受天之祜也
五六章言牲牷之祭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用玄酒

不忘古三酒諸臣之所酢鬱草煮以和所釀之秬曰鬯五齊一泛二醴三盎四緹五沈三酒一事二昔三清此清酒謂清潔之酒也周牲尚赤郊廟用騂享于祖考執其刀有鸞者割以中節鬱以降神乃迎牲納亨充人贊碩助牽入麗于碑王執刀以啓耳之毛告純也豆薦其血告殺也膋以升臭合之于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郊特牲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迎牲而蕭合黍稷

臭陽達于牆屋既奠焫蕭合羶薌求于陰陽之義也膋腸
間脂也是烝進是享祀苾苾芬芬香氣之盛祀事于是
甚明先祖以是美之報以大福而萬壽無疆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
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
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言倬乎明哉周人治田之法甫大之田歲于一成九萬畝中取萬畝百夫之地公田十千之入所謂十一也我又取其國用之餘陳陳相因者以食我農人此自古有年之法也今周王適往南畝以勞農見其耘草雖本黍稷之禾薿薿而盛乃介助而休息之又于

其間烝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管仲曰野處而不暱

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以我齊明以下謂將

省耕而為來方祈年之祭也齊與粢同器實曰齊在

器曰盛曲禮稷曰明粢肆師粢六穀也以我明粢與

我純色之羊大牢在焉祭社則五土之神以后土配

后土官也勾龍名也共工之子也所謂冢土大社也

方則迎四方氣于郊也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謂五

官之神勾芒東祝融后土南蓐收西玄冥北此其春

夏之方與迎氣以五帝五官配木帝大皥火炎帝土黄帝后土金少皥水顓頊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祝之之辭也琴瑟擊鼓以迎田祖若神農謂之先嗇前漢志田祖稷神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商以來祀之又籥章曰祈年于田祖吹豳籥擊土鼓以樂田畯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亦其義也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皆祝之之辭也曾孫之來省耕見耕者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

大夫往來勸相其閭喜甚攘取其左右之餉而嘗之喜之甚而取之疾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善且有曾孫不怒以其力耕若惰則怒矣農夫克敏于田事此王之所以不怒也曾孫之稼以下皆預言豐年可必之事曾孫之稼如茨之覆屋如橋之高廣曾孫之庾如水中之坻又如高丘乃求千倉以處萬箱以載黍稷稻粱無所不有民曰曾孫之庾君曰農夫之慶其情可知矣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此民頌

君之辭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言大田則可以多稼矣方其始既擇其種而出童粱既戒飭其田具既備乃事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冬土定掾橛于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于橛則舊陳之根可拔以我覃利之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其生也既直且大以順王之所欲方謂甲始生未合時實未堅者曰皁盡堅熟齊好矣擇種取細粒鋤禾除非類則無童節之稂似苗之莠矣食心曰螟葉曰螣根曰蟊節曰賊皆蝗類也去

者鬼神自去之言皆無也去其害苗之物則可養再生之稻此皆田祖有神馮我秉畀炎火也炎火猶言陽消陰也有渰萋萋雲興之貌渰浸也興雨祁祁而不暴疾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雨公及私此民愛君之言萋凄同渰黫同穧積筥同禾之秉一把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米之筥五斗百穀齊熟收刈力有不足聽鰥寡取之稺晚而刈所不及穧鋪而未束秉謂禾把

載之不盡滯漏之禾穗成而亂折者曽孫來止謂秋省斂之時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或南則騂或北則黒精意以享曰禋以其牲牡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報祀而獲福也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所謂大報祭也四篇皆成民致力于神命意不同各舉祀典之凡亦可互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言視彼洛水泱泱深廣諸侯至止先王錫之福禄如茨者如蓋屋之多衣其韎草所染赤色之韐韋蓋戎事韋弁服而以韐代韠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者天子六軍或有征伐因諸侯之來朝命起師旅以助伐有罪也鞞者刀之鞘也上以琫飾下以珌飾所謂容

刀也既爵命之又賜予之天子玉琫珧珌諸侯璗琫璆珌大夫鐐琫鏐珌士珕琫珕珌萬年保其家室延子孫而安封土之意也福禄攸同天子所推而與同也家邦猶家室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乗其四駱乗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

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鳥也或以為竊肉或以為竊其色故桑曰竊脂棘曰竊丹又有竊毛謂色淺白也

其羽鶯然有文章以喻古之君子以禮儀文章升降

于朝廷而樂循乎是故足以受天之福桑扈將動其羽先奮其翼文采四張鶯然可愛君子樂于禮文之交際故足為萬邦之屏蔽也之屏之翰翰幹也築牆立兩木曰楨當牆兩邊而障土者曰幹四方諸侯視以為法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多多也戢則不肆難則不易動而以禮故受福多也禮者人之所憚而君子樂其粲然有文以相接小人樂於易其事而肆其心曾桑扈文章之不如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廏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　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舉一物以興其餘欲明取于萬物有道且以鴛鴦言之水禽匹鳥之有文者不雛不卵不射其宿俟其生者既就能飛者然後張羅以待執畢以掩之罔小而柄長曰畢鳥罟曰羅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

古者取于物視天之時與物之時也明王如此仁民恤物宜其萬年受天福禄也梁橋梁魚梁石絶水亦曰梁鴛鴦休息而戢翼人不駭之自若而無恐懼人無害禽之心禽無疑人之意此古者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之類也欲明奉養有節且以乘馬言之無事則委以所莝之芻有事則予之以穀摧莝字也秣穀馬也明王如此其愛國用宜萬年而福禄久之且安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説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頍舉頭貌有頍然者皮弁之冠實維伊何乎當服之

以燕弁者冠總名爵弁士祭服韋弁即戎冠弁從禽
皮弁上下通服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天子皮弁日
視朝燕亦皮弁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王制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玄衣素裳其冠委貌爾王
之酒旨美矣王之殽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
族人燕乎豈伊更有異人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依松柏也九族托王之尊
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亦猶是也蔦寄生草松蘿

蔓生松上枝正青與兎絲異奕奕憂心無所薄也君子幽王也思見王而悦懌不可得也何期者猶伊何也時善也具皆也怲怲憂之多也臧善也阜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天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而下遇温氣而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則大雪散下大戴禮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間關然設我車之舝兮思我孌然有齊莊之季女而往迎之矣我飢不以為飢兮我渴不以為渴兮欲望

此女令德善音來括會于王兮雖無以好樂之友親之式用燕飲且為之喜悦兮依彼林木之在平地兮有集者惟鷮雉之鳥耿介矣我思碩女之來亦如此雉之集矣庶其以令德來教我王兮式燕式安且以美譽譽之好爾賢女而無射兮雖無旨酒庶與爾飲兮雖無嘉殽庶與爾食兮雖無德以與此賢女式歌舞以樂之兮陟彼髙岡析其柞木之薪以具薪之滑盛析薪以興昏姻兮善我所見我心輸寫而無憂兮

柞湑罔高誠可仰而欲有所庶及兮德音來括令德來教誠可則而行之不已兮我𢑴我車又以騑騑四牡如琴六轡可以駕言御之兮見爾新昏庶幾以慰我心矣景行猶言大道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聖人之觀詩觸類而長如此𢑴無事則脫行乃設之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鷮雉也四足之

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鷮走且鳴乘輿尾為防釳著馬頭上陸璣云鷮小于翟也以飲以食而以譽之無非德也所謂醉酒飽德詩人之所謂無德與女謙而甚愛之也詩人之言大抵欲幽王去不賢之后妃而來后妃之賢者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往來青蠅止於樊圃之藩汙白使黑汙黑使白蛆變無
已驅去復還如讒人之不直達而營營也樂易王者
其無信此讒言乎營為營樊為楙古字也止于樊行
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閒止于棘止于為藩之棘罔極
無已也四國四方也棒亦所以為藩也構合而交亂
也二人即見讒而言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

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一章賔之初筵其初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賔初即席筵上左右秩秩肅敬而有序籩實殽核豆實葅醢楚列而旅陳酒既調美飲者甚齊一也鐘鼓既設者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諸侯三面有二

建鼓無鐘磬大射不改縣主人酌賓曰獻賓酢主人
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
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逸逸往來有序
也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大侯君侯也司裘射人
王三侯虎熊豹飾其側也巾車諸侯大射亦三侯前
期三日而張矣將射司馬乃命弟子脫束繫左下綱
抗舉也大侯張而弓矢張節也天子大射賓射皆六
耦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大射

之侯各因其皮方制為質謂之鵠賔射之侯采畫為
正正大如鵠中三之一燕射侯中畫為獸皆二尺爵
謂射之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一曰射者心競云以
求爵女也一曰求中以辭爵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
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賔然後改縣以避射既
旅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然後拾發求勝
以爵其不勝者拾更也更代以發四矢大射禮曰上
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始發以將乘矢二章秉籥

而舞與笙鼓相應言文舞以見干舞言笙鼓以見八音樂既和奏進樂我有功烈之祖以合事神之衆禮有壬其大有林其衆也鄭云卿大夫為壬諸侯為林神錫大福嘏謂尸與主人以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又既祭而燕燕而射矣先王用酒也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賓賓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以奏爾時所謂時措之宜也三章言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

初升筵尚温温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

反然謹重能自勑戒以禮至于既醉幡幡失其威儀

蓋旅酬而小人之態出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

地日月舍其本坐遷向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未醉

則謹禮而家靜既醉則怭怭而媟嫚犯貴于朝廷犯

齒于祖席是曰既醉不知其常禮昏亂無次矣第四

章言既醉則號呼讙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羣舞傾

側不知其過傾側其弁俄然而頹矣數舞傞傞又不

能止矣夫古者燕禮賔醉北面而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賔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内霤遂出故武公曰既醉而出則並受其福矣醉而不出是謂自誅伐其德也夫飲酒之甚嘉者維其令儀乎五章言凡人之飲酒或醉或否無量不及亂可也古者立之監佐之史所以正其威儀而書其過若司正之類今幽王之飲所謂監史反用以强人之醉彼醉已非善也而爾可以不醉為恥乎式勿從其謂告無俾泰怠此武公

自儆之辭也匪言其勿言也匪用其勿語也由醉之言無所不至俾出童首無角之羖羊不其誕乎夫爵有三曰獻曰酢曰酬蓋行三爵之禮而非賓主皆飲三爵也三爵則昏然矣況又敢多飲乎此丁寧戒之之辭也大抵觀人于平居無事之時不若觀之于應事接物之際至于飲酒初治終亂猶可見君子小人之態君子者始終如一能安其常小人則不可掩矣是故賢者當勉以思其中也酒誥曰爾乃飲食醉飽

爾尚克稽中德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頒大首貌莘長尾貌仰而頒其首見俯而長其尾見自得也武王之在鎬京豈樂飲酒豈亦樂也有那其居那者安也以魚而言物之樂也飲酒豈樂與人樂也有安其居王之樂也文王

之靈臺武王之鎬京大抵皆此意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届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

葵之樂只君子福禄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菽大豆也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牛則菽羊則苦豕則薇以藥為饗賓牛俎鉶羮之藿舉其一端而言耳采菽而筐筥之敬之至也諸侯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亦以車馬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乘馬駟也又何予之亦以衣裳玄衮巻龍之衣及黼裳也衮上公之服舉尊者言黼下通絺冕舉備者言亦取筥馬為韻玄衣畫以巻龍龍首巻然謂之衮司服九章龍山華

蟲火宗彝畫以繢在衣藻粉米黼黻絺以繡在裳侯伯鷩冕而下畫雉即華蟲衣三裳四子男毳而下畫虎蜼即宗彝衣三裳二絺衣粉米無畫衣一裳二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終南曰黻衣繡裳玄冕也言黻衣者總名也言繡者刺之義也黼黻皆絺刺之衮則畫之錦衣狐裘皮弁服也白與黒謂之黼觱沸檻泉正出之泉觱沸而深言采其芹可以為菹亦采菽之義也君子來朝王國迎之覲其車服旌旗旂則淠

渾然動得宜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馬既
兩服三之為驂四之為駟者君子所至也明王於諸
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也赤芾在股者芾蔽膝古
以韋後以布帛上廣一尺下二尺長三尺頸五寸肩
革帶博二寸冕服曰芾他曰韠芾字亦為韍王藻君
朱大夫素士爵韋明堂位有虞氏服韍注舜始作之
以尊祭服士爵弁韎韐皮弁素韠九端爵韠邪幅在
下幅偪也左氏帶裳幅舄如漢行縢偪束其脛自足

至滕彼其交接自偪東如此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之所予也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命之者或錫予之命或命之為五等有命爵命車命服馬申之謂人謀鬼謀也明君爵有德禄有功必賜爵禄于太廟而今不然也維柞木之枝其葉蓬蓬枝葉之盛足庇本根也榦之與枝亦猶祖之與子孫也於賢者而命賜之如葉之新將生舊乃落于地其枝常有葉以葉相承無衰落如繼世以德相承也樂

只君子鎮撫天子之邦國亦猶是也萬福攸同天子之所與共也平平辯治也諸侯治其連屬之國莫不脩順從服古之盛也䊵縴曰便蕃左右韓詩曰便便左右或以為諸侯之臣也汎汎楊舟以紼纚維制之喻天子以禮法維持諸侯之意也葵者揆度其功德也福祿膍之者謂饒厚之也優哉游哉亦宜其是至于王所矣一詩之中言樂只君子者六樂之者詩人樂君子有可樂之德而王亦樂于禮遇錫命之

凡我諸侯無不優游而樂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調和角弓其色赤弓備角幹筋膠絲漆而角之中恒當弓之隈張之則内向弛之則外反而去兄弟昏姻宜親而不宜相疎遠也爾遠則民怨爾敎則民傚不可不謹也令善兄弟綽有餘裕不善兄弟交相為病矣天下善人少惡人多王謹所以率之也民之無良者躬自薄而厚責于人敝于利害相怨一方受爵而不讓專利而不顧貪而至于亡也老馬反為駒言明不知長少之義也不顧其後無以率子孫也如食以

飽如酗以多取其宜于一時耳猱之升塗之塗不待教而能不待附而著王無助小人之為惡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上下無怨民用和睦此之謂徽猷則小人與屬而不可解矣雨雪瀌瀌而盛見晛而消矣王不肯降心以相從式居于上而屢驕慢浮浮猶瀌瀌流者流而去王之于骨肉如夷狄然無禮義仁恩我是用益憂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説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

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此詩一章言長民者二章三章四章五章言士女之化其上者都邑之士近政化者也彼都人士狐裘其色黄黄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所行之行又歸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彼都人士謂士君子其在野者以臺草為笠緇布之冠以撮其髻舉笠緇以見其服彼君子女其髮綢密正直如也舉髮以見其飾我不見兮我心不説傷今思古

也充耳琇實以美石為瑱塞其耳盛服之用也謂之尹吉尹氏姞氏貴族有禮法不見而屈結其心也垂帶而厲厲垂帶貌大帶垂三尺其鬢傍短髮曲上卷然如蠆蠆蟲也長尾為蠆短尾為蠍得見而從之邁思之甚也帶由其有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從自然而非强之也不見而盱病云何乎哉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

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

薄言觀者

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緑王芻也爾雅菉王芻郭璞云鴟脚莎楚詞薋菉葹以盈室終朝采之不滿乎匊怨曠之深憂思不專于事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薄言待君子之歸沐乎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未久也而人已望而憂矣君子往狩我則為納弓于韔中君子往釣我則為緡繩于竿今遠行

從役而不至故思其如此也繳生絲縷釣與弋射繩皆生絲為之弋繫繩于矢謂之繳射繫繩于釣竿謂之釣繳下章因上章又言其釣維何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令久而不歸使我思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葢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葢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芃芃長大之黍苗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說以先之崧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是也其轉運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營謝既畢召伯則勞之云可歸哉言宣王之時工役有期臣司其職也葢者示不敢專器物人所負持任在前負在背生民以任爲抱此謂提荷皆任也輦車人輓以行大車駕牛將者車中有牛而將之牽傍

牛在轅之外别牽傍之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役與其牽傍罪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營謝封國之類也士卒有徒行者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葢云歸處勞其將歸之辭也肅肅嚴整之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威武征行之師定中國平淮夷皆召伯董其成也十土之利原隰利民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隰中之桑枝條阿然而長葉則難然而盛有此蔭凉以利人喻君子在野有覆養之德以澤利斯民也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幽柔而輭純黒之色思君子而見之一章言其樂如何二章言云何不樂三章言其

德音甚勝固于人四章言心乎愛矣雖遠而不謂之遠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雖久易忘而不能忘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之子之遠俾我疷兮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然小鳥之聲止于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有所依也今不得其依則道之云遠我之行役

其勞如何乎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思古者大臣不棄微賤之處也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丘側丘傍也極至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熟瓠葉之新生者以為飲酒之葅也瓠葉兔首猶與

賓客享之幽王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一兔之微尚幷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曰燔以物貫之而炕于火上曰炙以為飲酒之羞嘗嘗其旨否也獻酬賓也酢賓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高石悠遠之山川病其高而㢘利怨其勞而不息武人東征久處于外不皇朝見天子矣卒崔嵬也没盡也深入險阻不得出也有豬白蹢㒳泥其性也久雨則進涉水波月離于畢好雨之星則雨滂沲矣風土也木妃雨木也金妃東宮箕好風西宮畢好雨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履險遇雨征行尤苦蒸以山嵐困以雨水憂不及他也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

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按二篇永樂大典缺卷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七

宋 林岊 撰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文王之雅言文王受天之命興造周邦也文王在上

毛氏以為在民上此固一說也然詩人追述文王恐不止此嘗試論之文王之雅曰文王在上大明之雅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下武之雅曰三后在天赫赫在上天之赫赫在上也文王在上文王之精神與天同其在也三后在天太王王季文王皆同在天也夫天者氣之清而理之自然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之昭昭其至善者渾然而已矣命于人之謂性堯舜文王得之不為有餘

惟能全其善以同乎天也及其氣形既盡性則天性
堯舜文王不得認為私有法式垂世精神在天堯舜
萬世如見文宣不在兹乎是堯舜文王之生天其人
也堯舜文王之沒天其天也此詩人所以有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之詠也於美辭也言天之昭昭而文王
亦昭昭也天不已文王亦不已天昭昭文王亦昭昭
由其不已之純所以昭昭之著文王昭昭既與天同
故周自太王胥宇雖舊日積累之邦帝之眷命于今

者至武王而得天下其新造邦自文始也有周豈不顯乎顯也帝命豈不時乎時也天自然也帝主宰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此言文王平日仰承天心俯盡人事動靜升降皆在上帝之左右即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陟降厥士日鑒在茲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者此言文王亹亹自勉令善聲聞不已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也有德之純然後有聞之不已也天于是乎久錫我周維其文子文孫及

于周之羣臣故子孫百世而周邦之士豈不顯乎亦世其世也世世而顯其謀翼翼恭敬思美多士生我王國維周之幹濟濟多士乎文王所賴以寧也寧其家邦寧其心志也濟濟翼翼秉文之德也棫樸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威儀之多臣化其君而成德君賴夫臣以成治如種必生炊必熟效可立見上下相須孰謂正心誠意非治國平天下之本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穆穆和也此言文王之穆穆

而和於乎美哉緝續熙廣其敬也文王之敬即堯舜之欽也帝典述堯第一義曰欽明文思周雅述文王第一篇曰緝熙敬止由是推之典謨之言欽芒寒麗天也此篇言敬以亹亹穆穆緝熙陟降百川同源也能敬而和禮樂在是矣上章言亹亹而承天錫施周之孫子多士此章言穆穆而固天命有商之孫子多士互形容其敬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可億計矣上帝既命維于周之九服為周之臣而不于商矣以此見

天命之靡常而盛德不可為衆也商士膚美而敏疾助周之祭將行其灌鬯之禮于京師之地自服商之常服其衣則黼白與黑也其冠則冔亦殷冠也非夏收周冕也故有德者保其孫子保其臣下無德者失其孫子失其臣下雖子孫臣下之賢亦不能以自立而聽天命之所之此詩人勸戒之深也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者此謂成王當念爾祖也指其所進之臣猶敢告僕夫之義也況夫羣臣即前王之本支多士也

念祖在于述脩其德永長言我配命之道自求多福而已已不自求而邀之天無是理也昔殷未失師衆之時能配上帝之命以德言則曰昭以命言則曰配故曰堯舜文王之德皆昭天也夏殷周之命皆配帝也天主宰羣物君君師萬民有配合相助之義所謂其助上帝寵綏四方也殷今亡矣宜鑒于殷知天命之甚難命之甚難今天新我周邦自于文王則我文孫當祈天永命無使遏止于爾躬宣徧昭明其義善

之問于老成人又虞度殷先哲王稽謀自天此兩句乃書中義理書曰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鄭康成粗能發明之成王下工夫處在敬之訪落是也虞殷自天而天無聲臭天無聲臭而儀刑文王是高一節而妙一節妙一節而近一節也詩人不獨使成王求之商而欲其求之天不徒欲成王求之天而欲其求之文王以天之

事無聲無臭而文王之敬亦何聲臭之可求于是而儀式刑我文王之德其萬邦興起孚信矣乎天德純一天命流行人心孚信非異道也

文王論

天下未嘗無士也文王獨稱多士者養之以敬用之以敬也何謂養之以敬周公為雅以戒成王其辭若曰文王之敬德不特周之子孫茂其本支而周之士亦世守而昌盛商紂之喪德不特商之孫子失其禄位而商

之士亦將移而之他夫古之聖人修身無斁純亦不已
皇自敬德人才涵養于斯時也鳶飛魚躍者高深之
適性金相玉質者追琢之成文所謂雍雍在宫肅肅
在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是也文王養士之敬當于
無聲無臭求之矣何謂用之以敬周公爲書以戒成王
其辭若曰文王敬事上帝三宅三俊之心灼見而克知之
庶言庶獄庶謹罔攸兼而罔敢知之夫古之聖人有天
下而不與用人猶己蔑德降于國人人才奮用于斯時也

往來茲迪彝教小大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夷微盧烝庶常吉士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者是也文王用士之敬又當于不識不知求之矣嗚呼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文王則勞于思治矣然堯舜無為而無所不為急親賢也文王罔攸知而無所不知樂與賢也至誠樂與賢者則士生王國如標之積如魚之烝如菁莪之喜樂如卷阿之來游來歌皆氣類之感召耳文王之心在帝左右惟此敬也敬者萬

化之原一身之本推而養士者以此推而用士者亦以此養之而以此正已也用之而以此虛已也正已以率之則美化行虛已以任之則庶事備周世世多士

詩書稱文王獨盛者豈無故而然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大明之雅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復命武王也詩曰明明赫赫本言天也序曰文王有明德因天言文王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者言天明明而在下赫赫而在上無私親德是輔命靡常為難信不易哉王者也王者往也天下之所歸往而君受之必有以協乎天之心也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者言商王居天之位為殷之適而失德敗度故喪其師而使不挾于四方挾達也摯國也仲大任之行第也

婦人亦以孟仲叔季稱氏任者任其氏也言天將興周有開必先大任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王季于周原之地曰嬪婦于我周京京師衆大之稱也乃及王季維德之行王季之德皇矣詠之大任之德思齊詠之興王之初氣象如此大任有身古傳胎教生此文王大王許泰伯之遜而立王季以其有聖子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心操則存舍則亡雖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亦惟小心翼翼而恭敬堯之安安允恭

克謹舜之溫恭允塞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此物也昭事上帝即孟子之所謂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厥徳不邪以受方國文王之為西伯西方諸侯有相率而來朝孔子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受方國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

武王者此又言文王得大姒以為配而家道愈隆天所相也夫天之監格在下代殷莫若周矣有命既集于文王文王初載天為之合在洽水之陽陽南方也渭水之涘涘水涯也文王嘉此大邦有此賢女譬天之妹定卜之祥行親迎之禮造舟為橋以便往來其光有耀是蓋有命自天命我文王于我周京而纘繼大任得此聖女于莘國莘大姒國也大姒莘之長女行嫁于文王篤生武王其事文王如文王之事王季

篤厚也天厚周邦世世生此聖人不偶然也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者言天保愛右助眷命我武王使之伐商而興周燮和也王曰無畏寧爾也聖人之師所以容民畜衆去不仁以尚仁去不義以崇義也殷商之旅如林之會陳于牧野維我侯興所謂仁不可為衆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書所謂恭行天罰天其以予人民祗承上帝式遏亂略武王在文王之側其為太子蓋八九十年共為子職常如一日蓋上帝臨女而

不敢貳其心也及夫獨夫受罪惡貫盈天命誅之昔
者於鑠王師遵養時晦今者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
龍受之蹻蹻王之造亦上帝臨女而不敢貳其心也
牧野洋洋而廣大檀車煌煌而鮮明駟騵齊色彭彭
而壯盛惟大師尚父如鷹之揚助彼武王肆伐大商
之功績會朝清明一曰甲子昧爽而成功一曰四海
會同而永清也或曰子謂文王在上三后在天可與
天之昭昭赫赫在上者同其詩曰明明在下何也應

之曰上下同一明也或曰毛以為明明在下為文王而子謂之天何也曰文王與天同一明也第詩人方言天難忱斯上兩句只是說天若說文王辭意未穩或又曰序言文王有明德而詩乃明之曰大明子以明明為天何也序者之言因天論文王亦是同明之意吾固言之矣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

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
侮
緜之雅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論其傳王季則皇
矣見之論其宇周原則緜見之皆興之所本也緜緜
然不絶之瓜紹瓞相繼譬之周民其初生理也自邰
而豳自豳而岐周之義昔者公劉居豳蓋涉渭而即
芮鞫矣大王居蓋邇乎沮水漆水之側毛以周原沮漆
之間似乎以自土沮漆說大王鄭以為公劉遷于豳

居沮漆之地古公亶父豳公也大王名亶字也大王避狄人之侵去之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豳人從之如歸市亦以豳民之多陶復陶穴而居未能盡有安其家室之居者故守周原焉毛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曰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其在豳時也大王則來朝走馬早且疾不遑安之意循西水厓至于岐山之下于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知也周之原地廣平在岐山

之南膴膴肥美䕩荼之菜性苦者皆甘如飴于是始于是謀謀從而又于是開灼其龜卜之卜又從矣曰止曰時築室家于此以定民心迺安我民迺止我民迺左迺右以下三句度地左之右之疆理其經界時耕其田畆迭耕以徧也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此言自西水滸而來之人皆于執事競出力也乃召司空司徒大國有卿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召之使立家室之位處不失繩直以繩乘版築土曰縮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先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以索縮版上下相乘而起廟成嚴顯翼翼然其築牆以虆盛捊聚之土投之版中陾陾然衆且有聲度居其土甍甍然築之登登而用力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皆言聲也百姓之勸勉也五版為堵同時而起鼛鼓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不能止之使休凡大鼓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王之郭門曰臯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將將嚴正也美大王為郭

門以致臯門為正門以致應門焉當時未有臯應之號也鄭曰天子五門臯應路庫雉諸侯三宫外門曰臯朝門曰應内有路門當攷乃立大社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行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大王之立國如此故于狄人不殄絶厥愠怒之心亦不隕其聘問之禮迨夫櫟與白桵之木拔然而生柯葉則物感矣行道往來之人皆兑悦則民安矣混夷夷狄之國自駾突而喙困矣至于文王繼

以聖化虞芮之君爭田質成感而相遜是有以蹶其良心之生而不特使民安其生生之性也毛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詩人詠之曰予曰有疏附矣

予曰有先後矣予曰有奔奏矣予曰有禦侮矣葢言四國歸之者衆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導前後曰先後諭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大王論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夫泰伯太王之子也太王仁人也不與狄人爭地以戰恐殘民于鋒鏑去豳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豳土在岐山之北周原在岐山之南周原膴膴于豳

孔邇民生繁衍未有家室因擴爲之無厭擇高平以自治闢其疆埸夷其道路茂其山林理其田畝植其墉社高其閈閎制其宮室率其卿大夫以撫其歸市之民德讓之風狄人不待兵交而駾喙矣然太王不獨知岐周之帝省抑深知子孫之帝度帝謂也伯與季均吾子也伯長宜立顧吾季而有聖子也泰伯孝乎父率仲雍以之吳季歷友乎兄施文王而纘緒伯非無故而讓伯之讓以天下而讓也何則商之衰久矣天下有待乎聖人

之興也歴爲父昌爲子旦發爲孫天之生大聖也不數
今其聚于吾季之門安得不以天下之故而讓吾國焉
我周之命于是乎受于天者既固矣故曰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然嘗思之緜之卒章既言混夷駾喙又曰虞芮
質成何也夫混夷之喙是太王之不爭善勝也虞芮之
讓是文王之至德感人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商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是孔子俱許泰
伯文王以至德泰伯之讓于弟文王之臣乎君化乎諸

侯皆自古公亶父雍容心法中來也大抵善政不如善
教之得民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彼虞芮之君忿
然朝周思質其所爭之田及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
大夫讓為卿譬猶居者窘其室廬而洞然八荒忽在我
闥行道之人捨塗炭適康莊去荆棘履堂皇霽雷霆雨
雹之威覩景星慶雲之瑞油然動其良心風休冰釋天
良自還不敢以小人之迹履君子之庭相謂而相遜以

其所爭爲閒田而退也當是時天下聞之歸者四十餘國詩人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矣予曰有先後矣予曰有奔奏矣予曰有禦侮矣葢言四方歸者之衆也序詩者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噫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若此者乎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之雅言文王能官人也芃芃然盛哉白棫之木
樸枹屬而生者或薪之或積之山木茂盛或可以薪
或可以積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濟濟君王
文王也濟濟然而敬左右諸臣促疾趨事祭祀之禮
王祼以珪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其儀峩峩盛壯
俊士所宜淠彼涇舟之行乃衆徒楫櫂之故興衆臣
之賢行君政令周王往行出兵征伐則六師及之二

千五百人為師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軍此蓋侈言之也大彼天河在天為文章猶文王為法度于天下文王九十餘矣故言壽考遐不作人乎金雕玉琢治衡笄之玉亦曰追其文章則追琢之其質則金玉之相質成器此喻人材之粹美也鄭曰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于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言亦有味而詩人未必如此勉勉哉我文王蓋以官人之道而綱紀四方也譬之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

紀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葢謂此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麓之雅言周家受先祖之福祿而先祖之福祿又

皆自求之已也周之先祖為后稷之子孫者修后稷之業為公劉之子孫者修公劉之業至于大王王季復申之以百順而干祿焉所謂祿在其中異乎子張之問矣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此即法天行健之事業大王王季之申以百福者亦出于此而豈不百祿是荷乎瞻彼旱山之足榛楛濟濟而盛山之能生而木之宜多也君子有豈弟之德而天之祿自至其求祿者不求之他而求之樂

易和順之德也潔鮮者玉瓚以圭為柄以金為勺青外朱中又有瓚如盤馬以黒秬擣鬱金汁而煮之和釀芬芳調鬯曰秬鬯是黄流也毛謂黄金所以流鬯表裏之義也鄭謂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故詩人取興言瑟彼玉瓚則宜黄流在中矣豈弟君子是福禄之所從降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物性之自得也君子成已成物其樂如此故曰豈弟君子豈不遠于成人材乎古之所謂樂易者非縱弛之

謂也在已則尤悔俱無在物則飛潛自得此所以謂之豈弟也清酒載而騂牡備以享祀而助大福者此又言豈弟之君子祭祀而獲福也申之曰衆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神之勞之而介以景福豈君子求之乎有木之條枚則莫莫之葛藟從而施之有豈弟之君子則神從而福之非回遹違道而得之也蓋其所以求福者不回而干禄者豈弟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之雅言文王之所以聖也鄭謂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要之此篇成己成物之工夫與中庸大學無異非但德有由成而自成者至也言齊莊之大任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媚愛其姑大王之妻大姜行婦道

于京周而文王之妻曰大姒者又嗣繼姜任徽美之音音德音也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則百斯男鄭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言其多也順于宗公毛謂宗神也鄭謂大臣未必然也神無怨恫者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其德行當于神明也刑韓詩云正也毛云法也鄭云以禮法接待也言文王修身齊家而和兄弟達家邦也御者治也正己而物正也在宮中則和在廟中則敬得禮之宜鄭謂宮

為辟廱養老之地未必然不顯亦臨莫見乎隱也無射亦保不倦而能安也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工夫也肆人之大惡不殄絶之而自絶我之功烈假太而無瑕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常人待乎見聞聖人急于自勉見聞諫正斯須不可闕至于檢身若不及自知愧恥以格其非者學者更宜思也聖人則非有過行也不聞而式于理不諫而入于善及語其極至也猶且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豈復有待乎文王

性與天合而加勉勉亹亹之誠人自化之成人者有德小子者有造鄭謂大夫士子弟皆有德有造亦舉其畧也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者此二句不可以深求也詩人論文王修身齊家治國之理畧備矣斷之曰嗚呼是理也古之人體之為無斁而今之多士感而化之所以皆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也蓋天有不已之命堯有安安之德文王有亦臨亦保亦式亦入之誠此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以是傳也聖得之以為

聖賢得之以為賢故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也注

疏言其端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

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

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大也大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定維此夏之後商之後二國者其政不得乎天人之心矣又于四方之國爰謀爰居之又耆久而須待之惡其

不變惡者浸大乃斷然眷西周而顧之此維與宅天命也宅即居也居即度也天之眷周則有開必先自太王之遷岐而感太王之傳王季而定遷岐之初木之死獘叢生者栖柳椐檟山桑又其繁穢者競施刊除所謂民從歸市所謂太王荒之也太王遷岐即帝遷明德也串習也習其夷易而載始路大即岐有夷之行也有其德有其地是天為之配而受命于此乎堅固帝省其山惡木去而嘉木茂矣柞棫斯拔矣松

柏斯兄矣為之邦而為之配周者為之邦而為之對天者又自太王有二賢子而施于文王也太伯王季太王之子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知王季之聖而有聖子曰昌乃適句吴終身不返焉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故嘗論之古之兄弟遜者如太伯之遜而王季之友者順而愛之之義也周以興焉盛德之事也叔齊之遜而伯夷之辭

孤竹君之中子立焉盛名之事也吳諸樊之遜而季札之耕使其國不得賢君之澤焉春秋以為失中之事也宋宣公遜而與夷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可謂光昭矣而與夷助除害之師焉反常之事也魯隱公之將遜而桓公入公子翬之謀焉是悖德之事也太伯與天同謀江湖之國以終其身岐周日有興王之氣象焉堯既遜舜為天下得人矣二十八年高拱穆清而海隅蒼生日入出之地皆光被焉此皆古聖人

之盛德自然而天主宰而帝不可名言者也漢唐歷代有一家與仁而迭相遜其貨殖者焉是亦可語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也帝以太王太伯王季之德如此載錫之光大所謂則篤其慶善兄弟曰友太伯既能遜慶善也王季友之使傳世稱焉是則篤厚其慶善也篤其慶則宜乎天錫之光大而受祿無喪周之奄有四方于是乎定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心能制義曰度是自度也帝度其心是天啓其衷天誘其衷

天之度即王季之度也貊静也德本于身音發乎外施為注措鼓鐘而聲聞焉辭氣容貌不言而意傳焉皆音也小雅曰德音孔昭以為嘉賔之旅酬與語其音孔昭要之語之音有聲之聲也默之音無聲之聲也其德能明而又能勤施無私謂之類能教誨不倦謂之長能賞慶刑威謂之君王此大邦王追稱也克順于上下克比于前後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比及也其德盃純而無有悔焉靡悔二字一部周易盡在文

王矣文王有靡悔之德天德也故改過不吝可也而以自新之功徒為改過之日月焉其可悔自若也從諫如流可也而于退省之際無不恥不若人之心其可悔自若也靡悔者非止悔前非之悔如韓文公所謂悔不可追悔不可為者是一說也此之靡悔則專如易之悔亡其過不待不貳其悔一切消亡是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德如此既受帝祉于身施于子孫以有天下傳永久理之必然也帝謂文王者非諄諄而

命之也帝謂文王即天知文王之如此也帝謂文王無是畔援之思無是歆羨之思畔畔也援取也歆羨貪羨也大哉所以先登于高位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也國有密須氏不恭而距我大邦文王侵阮又往侵共皆諸侯之不義者而密人助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三百人之師也舉旅以見軍師卒兩以按徂往旅地之不義者以篤周福以對答于天下之民之望也文王依其在周京之固所謂根本也侵自阮疆伐

自阮始陟我高岡以觀形勢見其無有陳于我之陵阿者無有飲于我之泉池者小出兵而懾服如此以德勝也所謂仁者無敵也度其鮮原者太王本居岐曰周原文王又度民居而廣于岐山之陽渭水之側後竟徙居于豐周書稱文王在程為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要之太王已在岐山之陽文王所度小山別大山之鮮與其廣平之原亦在岐陽容待四方之歸民其去舊都不遠若豐則去岐東南

三百里耳萬邦之向方下民之歸往于此乎盛也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徳不大聲以色無聲無臭也毛曰不大聲見于色也不長夏以革不長諸夏以有所革更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行之鄭曰天道誠實貴性自然文王非不識不知也泯其智慮而順乎自然也當赫斯怒豈不色乎治岐之政王室如燬豈不革乎若夫罔攸知于庶言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帝謂文王問爾可仇之國而伐

之崇侯協紂為惡者伐之先此同爾兄弟之國以爾
攻戰之具往伐崇墉鉤鉤梯鉤引上城臨車衝車皆
攻城者閑閑動揺茀茀强盛要皆有而不用然師行
不可無其備具太公司馬法武王器用甚嚴晉人一
車縣靷鞅靽是也言言仡仡高大也雖高大而不足
恃也文王修壘而崇降矣執訊問者連連所馘左耳
馘者安安是類于内是禡于野致其社稷羣神附其
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即孟子所論齊人

得燕以後當用之規模也毛氏知之四方服文王之德其敢侮乎是惟不伐是惟不疾是惟不絶是惟不滅以此而伐以此而疾以此而絶以此而滅奪伯氏駢邑三百無怨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四方其敢拂乎所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

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言文王之經度始基靈臺也營表其位庶民共攻築之不日而有成文王之經始非欲急也庶民子來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文王之在靈囿則麀鹿之牝者攸伏而濯濯娛遊白鳥翯翯而肥澤文王之在靈沼則於乎美哉滿沼之魚皆跳躍而自得文王之樂則有植木之虡橫木之栒又加大板之業刻為崇牙捷

業樅樅然有賁大鼓焉有鏞大鐘焉於乎美哉論思此鼓鐘之樂人聞其樂而思其音人聞其音而思其政於乎美哉人共樂此辟廱之地水旋丘如壁曰辟廱以節觀者然則古者臺囿之外環之以水則辟廱明堂太學之有辟廱亦皆環水以節觀者而濟以橋故漢曰橋門若夫以學名為辟廱則鄭說以樂名為辟廱則莊子之說未必然也循其說則漢有明堂有靈臺有太學而又别有辟廱豈河間三廱之對未得

其真而致然歟靈臺之詩孟子說之明白矣其論鼓鐘樂辟廱即所謂百姓聞王車馬之聲鼓籥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是也

武王論

古之記禮者以文王世子名篇終始記夫問安視膳之事然言文王之為世子者二教世子者一然後及于武王周公此則周人教太子之書也夫以文王孝于王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問安視膳固子職之常抑

文王之為世子與其教世子者國有學校學有官師官有法制威儀皆講學之要不可不論夫所謂學校者東序瞽宗上庠之類官師者太傅少傅入保出師之類法制威儀者有書禮之學有樂舞之學有釋奠釋菜之禮有養老乞言之禮有合語論說之禮有大合樂之禮雖具備于太平六官之日要自靈臺辟廱鎬京辟廱中來古者太子入在閨門恭為子職出居學校必親師傅周公之告君奭曰文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又曰無能往來玆迪彝教武王惟玆四人尚迪有祿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是師保疑丞在武王之側從容輔翼者日聞正論日見正人武王固有聖德矣八九十年之間不倦于孝亦不倦于學其昭哉嗣服能廣文王之聲有由也記禮者述三王之教世子虞夏商周之設四輔三公則又述夫周公之教成王抗世子法于伯禽世子齒于學而使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則又述夫庶子

之官公族之恩義與夫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先老而養三老五更之禮其所語亦皆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嗚呼文武成王父子祖孫之間尊德性而道問學無非此教君子觀成王之求助羣臣之進戒賈誼之策元稹之書周人輔太子者盍信教法之原于文王世子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言在下而繼迹者維我周家世世有明哲之王太王

王季文王既殁登遐精氣在天武王則配行其德于

周京之地王配于京亦惟世世之德興而求終之長

我配命配祖父之德所以配祖父受天之命在于成

前王之孚信而為下土之法式長我孝心之所思亦

惟順則三后之所行故天下之人媚愛我一人惟動

丕應徯志亦皆順德長我孝心之所思昭明乎繼嗣之事哉昭明玆所由來亦惟繩戒我祖之武迹者是宜於乎美哉有萬斯年受天之祜福而四方來賀遠夷來佐也鄭云輔佐之臣亦蒙餘福兼通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者謂文王所以有聲者乃能述大其前人之聲而又述求其所以安寧述觀其所以成終者也烝君也文王之所以為君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

王烝哉者言文王受天之命非惟文德抑有武功是聖人相上帝而綏四方當伐而伐當安而安當文而文當武而武當喜而喜當怒而怒伐崇而後徙都于豐以見周室之將興而居民之浸廣文王所以為君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者言文王之徙豐也築城則溝淢廣深八尺為豐之都邑宮室伊其匹稱匪棘急于成己之欲述追太王王季以來勤孝之行也王后即文王文王所以為

君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者言文王之事伊濯大者維在豐之藩牆四方攸歸王后為之翰幹文王以一身為天下之幹而非徒豐邑之垣之謂也文王所以為君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者言豐水之東注維禹之績自有天地以來平水土之功維禹而文王武王之平暴亂一人心其功不在禹下詩人即其所都水之東注思禹之功比周之德四方同心以歸周乃武王繼文王為之君辟武

王之所以為君哉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者武王又宅邑于鎬京其宫室之制環之以水天下四方皆歸心焉武王之所以為君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者言稽考其卜筮而宅鎬京皆龜之從而武王成其占武王所以為君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者言豐水有芑地之美者生禾也武王豈不仕于此乎將為遺所順之謀以安

其敬事之子故由豐而鎬見天命之既隆而宅都之
宜大也武王之所以為君哉序言繼伐詩不言之但
言由豐而鎬者舉宅都而言則見周于是興而商亡
矣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

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

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

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聚彼行道之葦牧牛羊者勿使蹤履折傷之以其草木方苞茂成形葉之初生泥泥然況我戚戚内相親之兄弟莫遠具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設筵老者加几設席又加重席又有相續代而侍者緝御見踧踖之容進酒曰獻客答曰酢主人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

夏醆殷斝周爵用殷爵者尊兄弟以肉曰醓醢𦢊函也鄭曰𦞦䏰則醓醢燔肉炙肝以脾函為加或比琴瑟而歌或擊鼓曰咢具燕有先射畫弓既堅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埶舍釋也埶質也周之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賔賔客次序皆賢以時中多少為次序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射禮搢三挾一箇已挾四鍭徧釋之如植皆中不侮敬也所謂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曾孫維主不言成王自成

王以下皆可歌也曾孫維主酒醴維厚酌以大斗長
三尺者以祈黄耇之福欲其壽而益壽也非遽有求
于黄耇也祈毛曰報也鄭白告也飲酒之禮曰告于
先王君子可也黄耇台背黄髮耇老背若鮐魚以禮
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祺吉也養老人
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乞言又詩外之意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
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者言君既醉臣以酒又飽臣以德矣人斯祝君有萬年之壽而天介助以景福也景大也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

萬年介爾昭明者言君既醉臣以酒而牲體又為俎實尊卑差次行之人斯祝君以萬年之壽而天介助以光明之道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者言光明而長有謩又高明而令善其終終而又有始焉惟新惟一循環無窮此則公尸嘉告之辭也公尸嘉告之辭當于祭而不當于燕此則人之祝君又述公尸嘉告之辭也非公尸于此又復言之也天子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公尸謂先王先公

之尸也其告維何籩豆静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此言公尸之告所以有嘉德而無違心者以具祭祀之時籩豆静嘉朋友王之羣臣其所相攝佐以威儀之事濟濟有度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此以下皆述公尸之辭也謂其威儀甚得其宜而吾君有孝子之行不惟行之于身而又推之于其人此謂永錫其類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者謂其錫類凡我公卿大夫與夫

本本支支室家之廣吾君有萬年之壽而永錫以福祚胤嗣此成王錫之也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者此謂成王既錫胤嗣以祚福而天又被爾以祿吾君有萬年之壽而受天景大之命信僕屬而附著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者此謂其僕屬而附著則不惟有士君子而又有女士女有士行而從之以賢知之子孫此天相之也而非惟吾君之所錫也此則祭祀之詩鬼神享之尸

蝦傳之而羣臣于醉酒飽德之時誦而述之大雅之詩人又從而發揚蹈厲之也　欲觀既醉先觀酒誥成王命康叔懲商人之好飲述文王之告教分為三段其一則教邦君諸侯厥誥毖庶邦庶士以下是也其一則教西土之民人文王誥教小子是也其一則教西伯國之羣臣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是也故成王又誥曰我西土邦君一也御事二也小子三也皆用文王之教以受殷命大抵文王之誥欲其祀而後

飲孝養而後飲諸侯不可醉而況庶民乎一飲一食皆當羞進耇老及其君長推之饋宗族祀鬼神而又不可醉飽以中為度此其大略節次分明惟能如是是以有既醉之福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

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